

# 《吉尔》：脑文本与小说创作

## *Jill*: A novel on Brain Text and Novel Writing

陈 晞 (Chen Xi)

**内容摘要：**菲利普·拉金是二十世纪英国杰出的文学家，其半自传体小说《吉尔》展现了二战时期的年轻人为了获取社会认同而产生的困惑。本文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首先考察拉金的脑概念与其小说《吉尔》人物塑造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小说主人公肯普从生活经验中形成的脑概念怎样有意识地重组、重构而成为脑文本，又是怎样探寻合适的文学形式将脑文本更好地呈现出来。本文通过解析脑概念的组合过程、脑文本的形成方式，提出脑文本不仅决定了作者的写作内容，还决定了作者的表达方式。肯普讲述吉尔故事的过程和不同方式对应了人类小说写作的探索过程，因而对《吉尔》中脑文本与文学创作的研究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意义。

**关键字：**脑概念；脑文本；菲利普·拉金；《吉尔》

**作者简介：**陈晞，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本文为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名：“菲利普·拉金小说创作与诗学研究”【项目编号：17YBA081】的阶段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文学伦理学与文本研究”【项目编号：13AWW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Abstract:** Philip Larkin is one of the most distinguished writers in 20th century, whose semi-autobiographical novel *Jill*—reveals the frustr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who tried to acquire the social recognition during the World War I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Ethics Criticism, this paper first investigates Larkin's literal creation of the protagonist of *Jill*—Kemp, which is based on the Larkin's own brain concept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Kemp's life experience has effected the construction of Kemp's brain concepts and brain text, thus how his brain text is composed in words as literary works. By deploring into the combination codes of brain concep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rain tex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a writer brain text determines his writings and his styles, and Kemp's endeavor in telling *Jill* story is the epitome of novel writing exploration in western literature.

**Key words:** brain text; brain concept; Philip Larkin; *Jill*

**Author:** Chen Xi is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8, China). Her major research fields are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

erary studies (Email: chenxi@hnu.edu.cn).

文学创作一直以来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复杂的精神生产，是作家对生命的审美体验，通过艺术加工创作出可供读者欣赏的文学作品的创造性活动”（狄其骢等 183）。毋庸置疑，文学作品是由作者创造出来的，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就是作者创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从现实生活、自然界和其他的文学作品等客观源泉中获取素材，再把这些素材通过头脑进行内化，这个内化过程就如俄国作家契诃夫所言“让我的记忆把题材滤出来，让我的记忆里像滤器那样只留下重要的或者典型的东西”（契科夫 256）。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这种从记忆中滤存的东西就是脑文本，现实生活、自然界和文学作品在作者头脑中的记忆就是脑概念。本文以菲利普·拉金小说《吉尔》为研究文本，分析拉金的脑文本及其小说《吉尔》中肯普的脑概念和脑文本，阐释脑概念的不同组合和由此生成的脑文本不仅决定作者的写作内容，还决定了作者的表达方式。《吉尔》是拉金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走向文学生涯的里程碑似著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英国小说处于低潮，《吉尔》是该时期为数不多的佳作之一，当时的评论家曾高度评价《吉尔》是英国战后新小说的先驱（Larkin, *Required Writing* 63）。这部小说从肯普跨进牛津大学展开故事情节，讲述了出身工薪阶层的大学生试图进入富有同学圈的心路历程。肯普为博取同龄人认同所做出的努力，展示了这位爱好文学又缺乏生活和写作经验的大学生在心理和艺术上的成长过程：在疏离中被自己虚构的人物激发想象力和创造力，一步一步探索打开通向艺术殿堂的大门。

### 一、拉金脑概念与《吉尔》

《吉尔》是一部半自传体小说，拉金曾坦诚自己与小说中的主人公肯普“在很大程度上有相同之处”（Larkin, *Required Writing* 25），并将这部小说归类为“青少年成长小说”（Larkin, *Required Writing* 24），可见，肯普的成长经历与拉金的个人体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小说一开始讲述肯普到牛津大学求学，却遭遇了人际关系的挫折。肯普为了获得室友富二代克里斯托弗的认同，曲意逢迎克里斯托弗，当他自以为被克里斯托弗之流接纳时，无意中听到克里斯托弗和女友讥笑自己。正当肯普委屈、愤怒而又不知所措时，收到了姐姐的来信，发现克里斯托弗对自己有个姐妹颇感兴趣，于是，肯普谎称收到的是妹妹的信，并把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妹妹取名为吉尔（Jill）——这部小说的标题便是以吉尔为名。肯普最初杜撰吉尔是为了获得克里斯托弗的关注，后来吉尔成了肯普无法进入克里斯托弗世界的一种自我平衡。肯普借助伪造与吉尔的通信，把自己的理想、渴求以及不满倾泻出来。虽然肯普写的信没有引起克里斯托弗的持续关注，肯普却开始对这个杜撰的吉尔着迷，不再写信而是用第三人称的口吻创造吉尔的生活。不久，他对自己写的吉尔

故事“很失望，这不是他想要的东西”<sup>1</sup>（130）。于是，肯普又以吉尔的口吻写日记，把她塑造成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直到在现实生活中，他遇到吉尔的化身——吉莉安，肯普心目中理想——吉尔——在现实中幻灭。

如果“文学家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都是对自己或别人的脑文本进行加工处理的结果”（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14），那么，《吉尔》中的肯普就是拉金对自己脑文本进行加工处理的结果。脑文本是由脑概念组成的，脑概念“从来源上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象概念，一类是抽象概念。物象概念是有关客观存在的概念”（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1）。物象概念的形成首先是对客观存在的事物的感知，然后产生印象，对于拉金来说，结巴是他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一个重要物象概念。拉金四岁开始口吃，结巴招致同学的嘲笑和嫌弃，“坐在课堂上大气都不敢出，生怕老师叫起来回答问题。以至于最后，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明白了我的小心思，大家都不管我了，让我一个人呆着”（Larkin, *Required Writing* 48）。结巴让拉金“感觉是一个局外人”（Larkin, *Required Writing* 48），让他产生被孤立的印象，并以物象概念的形式储存在他的记忆中。在《吉尔》中，结巴这个物象概念多次出现，比如：肯普到达牛津大学门口，觉得学校的门房都穿得比自己体面，当他鼓足勇气向门房问路时，紧张得说话结巴，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清（5）。又如，肯普与克里斯托弗第一次见面自我介绍时也是结结巴巴：“呃——我——”，“这是，我想这是——我名叫肯普”（7）。这种紧张焦虑而引起的“结巴”，表现了主人公在人际关系中由于出身贫穷而产生的自卑。拉金曾说：“肯普的工人阶级出身和我的结巴一样，这种固有的内在障碍让人沮丧”（Larkin, *Required Writing* 63），拉金认为自己的口吃和肯普的贫穷一样是无力改变的交际障碍。印象经过大脑的处理实现从感知到认知，从而得到抽象概念并存储在大脑里，拉金的身上具体体现是：口吃让他感知到自己与周围人的隔阂，从而在他的脑海里形成了孤独和疏离的抽象概念。拉金借肯普这个虚构的角色把这种孤独疏离的抽象概念书写出来，比如：小说开篇描写肯普去牛津的路上，蜷缩在火车车厢角落里，刻意与其他旅客拉开距离；又如：肯普到达寝室时看到室友克里斯托弗和朋友正聊得起劲，他“开始局促不安，像晕船一样发晕。他检查自己：裤裆的纽扣都扣上了，外表没有什么异常，但是他的脸变得更红，双脚并拢，挺直腰杆，然后又觉得似乎有点傻，于是尝试着换一种姿势，两脚交叉，凝视着窗外”（31）。其实，拉金对肯普由于疏离感而产生的紧张局促和敏感焦虑的描写展现了肯普与周围的人方枘圆凿，而且这种状况贯穿整部小说。

除了口吃，拉金把自己对牛津大学周遭事物的感知、认知和理解也以脑概念的形式存储在大脑里，为《吉尔》的创作提供素材，比如：拉金以优异

1 本文相关引文均出自 Philip Larkin, *Jill*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005)。文中的引用均为本人翻译，下文对该小说的引用只标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的成绩拿到“高等中学毕业证书”，进入牛津大学圣肯普学院英语系学习；肯普也是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高等中学毕业证书”，并获得牛津大学的奖学金。拉金刚进牛津大学时，对新环境感到恐惧和不安，他曾回忆说：“牛津吓坏了我。公学（public school）<sup>1</sup>的男孩儿吓坏了我。大学教师吓坏了我。童子军吓坏了我”（Larkin, *Required Writing* 48）。拉金这段回忆中除了口吃这个脑概念，还提到了公学的男孩、教师、童子军等不同类型的人。人也可以成为一个脑概念，因为“对物象的感知产生印象，印象经过大脑的处理实现对物象的定义，产生概念，实现对物象的理解... 例如，一个人的形象进入视域后成为物象，物象被感知则得到这个人的印象”（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1）。公学男孩在拉金的印象中是嚣张、傲慢和自私，他在《吉尔》中通过克里斯托弗将公学男生这个脑概念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克里斯托弗是一个自私蛮横的人，他就把离门远、离炉子近的床占为己有，将照片挂在墙壁唯一的钉子上，晚上总是玩到深夜才回寝室，把肯普从睡梦中惊醒，“以为流氓冲进寝室，吓得发抖”（21）。这些细节显示克里斯托弗自私自利、没有修养，而良好的修养是成为绅士的重要条件，绅士教育又是具有英国特色的一种教育，绅士风度更被视为英国民族精神的一种外化。英国公学是培养绅士的精英教育，真正的绅士不但具有非凡的气质、优雅的举止、渊博的学识，还有坚强的自制力以及团结协作的精神，更重要是，懂得仁爱、尊重别人，特别是对弱势者更为同情，态度更温和。显然，克里斯托弗不具备绅士风度，那么毕业于公学的他为什么行为举止与绅士背道而驰呢？小说中一位深谙英国教育的同学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尊敬那些伊顿公学或哈罗公学的学生。他们都是有修养的人……但像克里斯托弗之流，想要跃入不属于他们的高阶层，到兰普莱那种劣质公学读书，在那里学到的是粗俗的语言和坏习气”（189）。这位同学还透露克里斯托弗的母亲是演员，父亲“名声不好”（190），是个生意人，显而易见，克里斯托弗非正统贵族出身，无法进入正宗的公学，他在牛津大学里也没有被上流社会所接纳。在兰普莱这所“劣质”公学里，克里斯托弗没有学到绅士精神却学会了拉帮结派。精英公学学生之所以喜欢建立小圈子，是因为这些学生从小寄宿，出于自我保护而结成帮派，建立一种共属的认同感，这种认同让小圈子成员产生一种内群体偏向（in-group favoritism）和外群体歧视（out-group derogation），所谓内群体偏向就是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分享较多资源以及正向评价，而外群体歧视是对群体外部成员分配较少资源并给予负向的评价（Otten 22）。克里斯托弗的内群体偏十分明显：他把兰普莱公学的同学合照挂在墙上，在桌上摆放着有兰普莱图章的笔记本，与同在牛津读书的兰普莱校友三

1 Public School 可以翻译成“公学”，英国的 Public School 其实是私立学校，是典型的精英贵族学校，学费也非常昂贵。比较有名的公学有：如伊顿公学（Eton College），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西斯敏公学（The Royal College of St. Peter in Westminster）以及温彻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等等。

天两头聚会喝酒，回忆兰普莱读书时的人和事。克里斯托弗与同样毕业于兰普莱的同学拉帮结派其实是社会认同焦虑的体现，他的暴发户出身使他不能被正统的上流社会所接纳，所以他与自己的同类结成小帮派，以对肯普这些拿奖学金的穷学生进行外群体歧视来彰显他们的优越性，比如：他们总是把克里斯托弗和肯普合住的寝室作为聚会据点，但是在谈话中又完全把肯普排除在外，还时不时嘲笑、挖苦肯普，让肯普“有一种冲出寝室的冲动”（13）。孤独的肯普也想要通过社会认同来增加自信，希望自己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从而获得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所以，肯普设法调整自己去找寻和克里斯托弗的共同点，试图让克里斯托弗的圈子接纳自己。拉金对肯普身份认同的探索反映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英国高等教育的状况，当时的英国政府倡导教育机会均等，推动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化发展，少数像拉金一样出身社会中下层的优秀青年通过严格的竞争考试，获得奖学金进入牛津、剑桥这样名校，而之前只有上流社会的子弟才有机会进入这些顶级大学学习。这些平民学生进入名校以后，遇到了社交和社会认同的伦理困境。和肯普一样，拉金与牛津大学中精英出身的同学格格不入，但是，他没有像肯普一样试图跨进不属于自己的阶层，而是在同样中下层阶级出身的同学中找到了认同：拉金和金斯利·艾米斯等同学组成“七人帮”，甚至发明一套他们之间才懂的密码进行交流，这七个人后来几乎都成为英国现代知名作家和运动派的主要代表人，而他们从牛津大学建立的文学理念就是“反精英”，他们的作品抒写普通人和平凡的事。

如果肯普是拉金对局外人这个脑概念的自我书写，那么克里斯托弗就是拉金对记忆中某些同学的脑概念的书写。拉金在牛津大学就读时曾和诺埃尔·休斯同寝室两年，但是他和休斯相处并不愉快，拉金描写肯普与克里斯托弗同寝室的感受其实是抒发自己的郁闷：“想到没有比这里友善的地方可以住，让他更加沮丧，... 他希望至少可以有自己的房间...”（37）。小说中，克里斯托弗不仅和肯普同寝室，他俩还同一个导师，在现实中，拉金也有一个同导师的同学：诺曼。如果说有关肯普的脑文本是拉金以自己为原型，那么有关克里斯托弗的脑文本很可能就是以诺曼为原型。首先，拉金和诺曼外形上的差异存在于肯普和克里斯托弗之间。拉金年轻时身材修长，带着眼镜，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肯普“脸纤细瘦长，总显得有些紧张，嘴部紧绷，眉头微皱……头发丝般发亮，像小苗一样柔软……”（1）。诺曼长着一副大脸盘，个性粗犷乖张，“他莫名其妙的高声大笑时刻可能会突然变成暴怒”（Larkin, *Required Writing* 18），而小说中克里斯托弗“比肯普高，比肯普强壮。深色的头发从前额向后梳成一个大背头，下巴短而方，大鼻子，肩膀宽厚……他的气质中带着狂妄和自以为是”（7）。其次，在生活习惯方面，诺曼自由散漫，自我约束与他毫不沾边，比如：当拉金“听完9点钟的课演讲回来时，他（诺曼）还穿着睡袍，由于已经错过了一个半小时前的早餐，诺曼郁闷地撕着干

面包吃，喝着没加奶的茶。他对我去听的课不屑一顾，‘那个混蛋简直就是浪费时间……我比那个混蛋强多’”（Larkin, *Required Writing* 18）。在《吉尔》中，多次提到克里斯托弗醉醺醺深夜回寝室，一直到睡到第二天上午，赶不上学校的早餐、翘课是家常便饭。克里斯托弗之于肯普的个性差异就像诺曼之于拉金：任何拉金认为好的品质、言语和行为，“比如准时、谨慎、节俭还有体面，诺曼都会报以米高梅电影片头的狮子般咆哮，谴责其庸俗守旧”（Larkin, *Required Writing* 19）。在《吉尔》中，肯普带到牛津大学最珍贵的东西就是母亲给他的咖啡瓷器，而克里斯托弗从家里带来的是啤酒杯和高脚酒杯，这些物象概念象征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咖啡瓷器是用来喝下午茶的，精致的瓷器装上点心、咖啡或茶，让人感受到心灵的祥和与家庭式的温暖，代表的是传统的生活方式；而克里斯托弗的酒具代表的是一种放纵、及时行乐的生活方式。《吉尔》中还罗列了克里斯托弗的其他生活用品，比如：真皮钱包、玉石烟灰缸、真丝坐垫、羊毛拖鞋、紫色浴袍，这些物象概念彰显了一种物质享受主义，而这些物品是肯普的经济条件无法企及的，它们让肯普产生自卑，同时，又不无向往。

拉金以自己为原型，将以现实生活和个人经历为基础的脑概念加工形成关于肯普的脑文本，并以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将脑文本呈现出来。拉金在描写肯普和克里斯托弗不同的价值观以及肯普在冲突的价值观和诱惑之前无所适从之际，展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年轻人的伦理环境，特别是英国高校的教育状况，正如拉金自己所言：这部小说“越来越被当成一种历史文献…记录了现已消失的牛津大学生活模式”（Larkin, *Required Writing* 25）。

## 二、《吉尔》中肯普的脑文本与文学创作

如果《吉尔》是拉金的脑概念和脑文本转化为而形成的书写文本，那么《吉尔》中肯普对“吉尔”这个虚构人物的构建，解构了脑概念是怎样转变成脑文本，又是怎样以书写文本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吉尔》中，肯普在生活中找不到慰藉和满足，这迫使他借助写信、日记、故事来发泄潜意识的愤懑和排遣内心的寂寞。肯普于无意之间杜撰出吉尔，却不由自主深陷于对虚构人物的迷恋中，其实，这个虚构人物早已存在于肯普的脑本文，吉尔的故事可以说是肯普在无意识中把不同的脑概念组合在一起存储于大脑，大脑再对这些脑概念进行有意识地处理，“按照某种规则将脑概念组合起来进行思考以获取新的意义”（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 30）。脑概念是松散的、无系统的记忆文本，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规律来形成脑文本，取决于作者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和效果。肯普最初之所以编造吉尔的故事，其目的是“引诱沉溺于女色的克里斯托弗”（Bruce 109），编造与吉尔的通信其实就是肯普开始小说写作的探索。

肯普来自工人阶级家庭，单纯、有理想、有自制力。到牛津大学后，肯

普尝试着改变自己进入富二代克里斯托弗的圈子，比如：强迫自己喝酒来获得克里斯托弗的认同，暗地里模仿克里斯托弗的说话方式和穿着打扮，然而，正当肯普自以为被克里斯托弗接纳时，克里斯托弗和伊丽莎白的讥讽给他当头一棒，特别是伊丽莎白说克里斯托弗已经把肯普“调教好了”（92），“调教”这个词让肯普意识到他们根本没有平等对待自己。肯普困顿着“将要怎样对待克里斯托弗”时（96），发现克里斯托弗对自己姐姐的来信表现出异常的兴趣，于是，肯普谎称有一个中学生妹妹吉尔，当他“欣喜地观察到克里斯托弗对他的羡慕和嫉妒”（99），就继续编造吉尔吸引克里斯托弗的关注。当肯普脱口而出是妹妹的来信时，“他对自己说谎并不感到意外，但没想到的是竟能轻易脱口而出：这些故事仿佛早在他想要说出来之前就编好了，是他保持了很久的秘密。他思忖是否这个谎言在说出来之前早就存在于脑海中某个黑暗的角落”（100）。从某种意义上，肯普脱口而出的根本就不是谎言而是脑文本，这个脑文本早就存在于他脑海里，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因为“如果没有脑文本的存在，他们都无法讲述故事。显然，在讲述故事和已有的文本关系中，必须有一种文本存在，讲述是为了把已有的文本转换成口头语言，让听众能够接受和理解”（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29）。所以，肯普脱口而出有关吉尔的故事时，并没有考虑要说什么和怎么说，这个脑文本在肯普的思想中早已存在，不需要特意设计，换句话说，他脱口而出的其实就是口头文学，是存储在大脑的文本通过声音媒介口头表达出来文学形式。

肯普把自己以及与克里斯托弗相关的细节以脑概念的形式储存在脑海中，通过对这些脑概念增容、减省、替换和改写，形成脑文本，再通过对这些脑文本的不断调整，最终成为虚构的文学作品。肯普为什么杜撰出吉尔呢？是因为肯普“一直寻找克里斯托弗与家庭有关系的东西……实际上，克里斯托弗的软肋可能就是家庭”（19）。从克里斯托弗的言谈中，肯普发现克里斯托弗和姐姐的关系很生疏，当肯普发现克里斯托弗对姐妹的话题感兴趣时，以为找到了克里斯托弗的情感突破口：亲情，因此，克里斯托弗家庭中手足亲情缺失作为一个脑概念储存于肯普的脑海。针对亲情而设计的吉尔让克里斯托弗放下了防备，开始诉说他对家、家人以及被送到公学寄宿的感受：“如果你很小就被送去上学的话，你确实失去了和你家的联系…有时候我会后悔，你知道的…有种与家里失去了联系的感觉”（99）。由此可见，肯普编造吉尔的故事刚开始是成功的，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事实上，在肯普口头讲述的吉尔的故事中，其脑文本对一些脑概念进行了替换。首先，肯普把姐姐的来信替换成不存在的妹妹的，并强调：“她很漂亮了，而且聪明伶俐”，因为肯普觉得年轻美貌的妹妹比现实中年长十岁的姐姐更能吸引克里斯托弗。其次，肯普把自己的个性爱好替换成吉尔的，描写吉尔“敏感”、“爱好诗歌”、对“大英博物馆”流连忘返、独自观看莎士比亚戏剧表演（98）。肯普孤独、

渴望友谊的脑概念也替换成吉尔因最要好的同学去了美国而倍感孤独和寂寞。另外，肯普把克里斯托弗的寄宿中学替换成吉尔的学习环境，因而在寄宿学校的故事容易让克里斯托弗产生共鸣。最重要的是，针对克里斯托弗亲情的缺失，把姐弟之间的疏远替换成兄妹之间的亲密。克里斯托弗曾告诉肯普有一次在伦敦的高档酒吧看到有个女孩“以为她想要搭讪我...她突然浅笑着走过来说：‘你是克里斯托弗吗？’。她竟然是我姐姐康斯坦斯。我们几乎两年没见过面了”（97）。针对克里斯托弗和姐姐关系疏远的脑概念，肯普替换成自己和吉尔关系亲密，“经常一起聊天、旅游”（100）。当肯普感觉克里斯托弗对吉尔饶有兴趣，决定把这个故事继续编造下去——编造和吉尔的通信。其实，从口头讲述吉尔的故事到以书信体讲述，是从口头文学发展到书面文学，肯普把脑文本以口头文学的表达形式发展成为以书面文学表达，这个转化对应了人类历史中文学从口头文学开始，发展成为书面文学。

肯普希望把写给吉尔的信看作是克里斯托弗沟通的桥梁，因此信中描述的事件都与克里斯托弗相关，比如：有一次，克里斯托弗抱怨肯普没有及时替他写第二天上课要交的论文，当肯普连夜帮克里斯托弗写完论文，克里斯托弗却懒得抄一遍直接翘课不交作业。肯普看到自己付出一番心血克里斯托弗却毫不领情，心中对自己、也对克里斯托弗非常生气：

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他没有可以复仇的办法——除了借助吉尔。他不是很清楚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再次奏效...当克里斯托弗在晚餐前站在壁炉前面换衣服时，约翰故意炫耀地说，‘我想我必须找个时间给吉尔回封信了，’接着，他开始写这封回信。（111）

肯普在信中写道：“克里斯托弗是我的室友，他每周的作业不可救药地依赖于我”（112），其实这段描述是克里斯托弗不学无术在肯普脑海中的脑概念的书写，但是，肯普在叙述整个事件的时候进行了改写。因为“人的大脑根据某种伦理规则不断对脑概念进行组合和修改，脑概念的组合形式也在修改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3），肯普虽然为克里斯托弗代写了论文，但是心里很反感，所以肯普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写论文是克里斯托弗自己的事，不是“我”的事（112），谴谪克里斯托弗的学术舞弊行为。肯普的脑文本对脑概念的修改和改写让他把心中想对克里斯托弗说又不敢当面说的话，畅快淋漓地说了出来，讽刺和批评了克里斯托弗不学无术。特别是，肯普在信中改写了事件的结局：克里斯托弗由于没抄完“我”替他写的论文，没去上课，受到了老师的批评。这件事以克里斯托弗受到老师的批评收场，暗示了肯普对抄袭作假的态度和立场。另外，克里斯托弗说话时常带着刻薄而炫耀的口气，肯普把这种说话方式以脑概念的形式储存在脑海里，在写给吉尔的信中肯普



模仿克里斯托弗装腔作势的腔调说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必须有一种姿态，有一种担当，而且对同学中没什么天赋的人有一种责任”，暗中显示了“我”学术上的优越感以及对克里斯托弗之流不学无术的鄙视。

肯普的大脑“按照某种文学样式对脑概念进行思考和组合，获得的脑文本就是文学文本”（聂珍钊，“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30），肯普杜撰的书信就是书信体的小说。在这种书信体小说中，他可以把记忆中的脑概念进行替换、增容、省减、改写，重构牛津大学的经历，从中获得快乐和慰藉，甚至成为一种寄托。例如，肯普在一封写给吉尔的信中是这样描述他与克里斯托弗及其朋友们第一次见面：

我发现我在这里交朋友一点都不难：到达的当天下午，我发现在我的房间里有人想开茶话会但是可能开不成。

（不是他们的房间是“他”的房间；他没有和别人合住）

克莱斯·沃纳和两个姓道林的（其中一个女性，妩媚但是轻佻）、一个叫艾迪的笨蛋和另一个安静、不起眼的休·斯坦斯密斯，他们想开个茶话会但是开不了。因为太晚了，他们不想出去，也真不知道能到哪儿去，大学里什么都没有，除了面包、牛奶和茶——他们还没有餐具。所以我来扮演慷慨的主人，拿出我的新餐具，每个在场的人都玩得很开心，吃饱喝足。从此，我就相当受欢迎！无论如何，不是每一个新生在他入学的第一天就能搞定茶话会的……（113）

然而，肯普和克里斯托弗见面的实际情况是：克里斯托弗、伊丽莎白·道林、帕特里克·道林、艾迪·美克皮斯、休·斯坦斯密斯正在寝室开茶话会，肯普的入住打扰了他们的兴致，他们明显地排斥、冷落肯普。对艾迪和休的描写是肯普对现实中这两个人的脑概念的记录：艾迪给肯普的印象是“十分自信又愚蠢”（8）；休几乎没有说一句话。信中说由于他们没有餐具，“我”主动拿出自己的新餐具来，这个情节是肯普对记忆中脑概念的改写，真实情况是克里斯托弗擅自打开肯普没开封的行李取出餐具，当肯普以为“我们带了相同的瓷器”时，所有的人都嘲笑肯普，根本没有正常的伦理意识：在没有得到主人同意的情况下不能打开他的行李，更不说使用其物品了。根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文学是作家没有实现的愿望，“未得满足的愿望是幻想背后的驱动力：每一次幻想都包含着一个愿望的实现，改善了不得满足的现实”（Freud 176），肯普对记忆中茶话会改写而成的脑文本是他在现实中交际生活受挫的应急机制，“产生强烈影响的实际经验唤起作家对早先经验的回忆，这回忆于是促发一个在作品中得到满足的愿望”（Freud 181）。肯普重构过去事件的经过就是小说创作的经过，是在脑概念重新组合的基础上产生的脑文本的文字记载。肯普和吉尔的通信是肯普尝试的书信体小说创作，

而肯普小说创作的过程与小说作为一个文学体裁在历史上发展的过程是一致的，文学史上最早的小说形式之一就是书信体小说。以书信形式为基本表达途径和结构格局的小说，通过一封封书信展开故事情节和塑造人物形象，以第一人称“我”为主人公，写人叙事都以“我”记忆中的脑概念为基础展开，增加真实感。

肯普刚开始用书信形式写作吉尔的目的是用来吸引克里斯托弗，但是那些“谎言”对肯普自身却产生极大的影响。吉尔已经变成了肯普抒发感情的窗口，“克里斯托弗早已不再是写作的主动动力”（112），写作让肯普内心变得充实而自信：

他觉得自己以前因为克里斯托弗而困扰实在愚蠢；他不再渴望能自信地对下人指手画脚，不再渴望很富有，不再渴望拥有一个忧郁的下巴，不再渴望在洗澡时能哼小黄调。这些虽然很美妙，但是肯普不再像原来那样对它们感兴趣了。（104）

可见在个人成长方面，吉尔的写作让肯普发现自我，而在艺术成长方面，吉尔的形象成为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脑文本出现在他的脑海：

她的形象在他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晰：她妙龄十五，很苗条，一头长长的深蜜色头发用一个白色的发带绑住，柔顺的头发飘落在肩头，身着白裙。她的脸不像伊丽莎白那样妆容粗糙，而是端庄秀丽，恬静优雅，高高的颧骨：当她笑的时候，她的颧骨看起来格外显眼，文静中又带些野性。（117）

一旦吉尔成为一个独立的脑文本，那么肯普就不满足于把写信作为书写这个脑文本的唯一方式，因为信限制了吉尔的自然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要继续给她写信完全不可能，他把一封未完成的信装在信封里烧掉了，因为他不满意。他开始用第三人称来写她，描叙她晚上弹钢琴时坐姿如何，接着又撕掉了。后来写关于她早上起床的事情，接着又撕掉了。最后他开始写曾告诉克里斯托弗的有关吉尔的情况，写了一页又一页，上面满是擦过的痕迹，他想要写一个连续的关于她的故事。他通过描述她的生活，开始让吉尔脱离自己的生活而存在，只描述她自己。这比给她写信简单多了：他发现他的这个想法比他之前预料的更成熟。（Jill 113）

将吉尔从信中释放出来并切换叙述技巧，标志着吉尔不再被用来引诱克

里斯托弗。用第三人称来讲述吉尔的故事，故事内容也越来越脱离肯普的生活圈，脑文本对脑概念的增容越来越多，写作的故事中虚构的成分越来越多，同时，这种写作方式让作者切入的视角更广，可以选择不同的角度展开更多吉尔生活的细节。从书信方式变为故事叙述，肯普关于吉尔的脑文本不局限于自己而需要更加丰富：吉尔有自己的生活，她的活动有自己的目的，例如：同样是人际关系，肯普对克里斯托弗的招摇浮夸既羡慕又妒；而吉尔却欣赏同窗密涅瓦的恬静淡泊；肯普抛弃学术和行为准则，力图进入克里斯托弗的圈子；而吉尔受密涅瓦成熟和独立的影响，冷静地“审视周围人，包括她自己”（123）。肯普以小说的形式塑造吉尔，让吉尔在叙述中自由发展，不再功利地利用她取悦他人或发泄自己情绪。在此，拉金通过肯普的写作经历变化告诉我们，作者的写作动机由欲望的驱使发展成为去探索 and 发现，塑造新人物形象。然而，新人物的塑造需要有更多的脑概念来构成新的脑文本，但是不管是年轻的拉金还是他小说中的肯普都缺乏生活经验，特别是在现实生活中与女性鲜有接触，对年轻女孩没有直接的物象概念，他们对女孩仅有的脑概念是从其他文学作品中获得的抽象概念，这就注定他所塑造这个女孩不可能丰满、真实，所以肯普“觉得吉尔的形象在这部小说中不是更清晰而是变模糊了，感觉缺少一种亲密感”（130），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肯普再次尝试选择不同的表现形式，希望把吉尔塑造得更真实、丰富，而这种表达方式就是日记的形式：他不再写关于吉尔，而是成为了吉尔——在关于吉尔的脑本文中把自己的脑概念完全替换成为吉尔的所思所想。在日记里，吉尔的好恶就是肯普的好恶，其实也是拉金的好恶，比如：她不喜欢济慈的过度修辞、抵抗不合理规章制度等等，都是肯普脑概念的书写，也是拉金的脑概念的呈现。肯普原打算以日记形式记载吉尔一年半的生活，中间穿插一些感怀四季的小诗和生日感谢信等等，但是没写几天他就对这种写作感到怀疑，觉得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因为肯普在现实中和姐姐并不亲密，也没有和女孩交往的经历，除了有关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点的脑概念很少。没有这些脑概念支撑，肯普就没有办法写出符合女性特点的吉尔的小诗和感谢信。肯普写出的所谓“吉尔”的日记只是借用吉尔的学校生活来仿写肯普在牛津的生活以及对文学和学术的感悟，“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以吉尔的形象出现的自己”，而肯普真正想要塑造的是“完全独立的吉尔”（133），毋庸置疑，以日记体的小说写作以失败而告终。

### 结语

拉金曾称痛苦是创作的动力（Larkin, *Required Writing* 47），吉尔既是肯普应对不如意现实的策略，又是他的灵感来源。吉尔的杜撰是肯普对脑概念组合的修改及其脑文本的书写，同样，拉金塑造的肯普也是拉金的脑概念的重新组合和脑文本的书写。《吉尔》这部小说象征性地讲述了文学青年在

写作动机、怎样讲述故事情节以及角色发展等方面进行的探索，而这种探索验证了拉金后来提出的：“你为什么写作，因为你不由自主会去写，仿佛你已看到那个场景、感受到那种感觉、拥有了这个构思，只需要用文字组合起来呈现在人们面前”（Larkin, *Required Writing* 59）。换句话说，艺术家为什么写作，是因为那些场景和感觉早已成为脑概念储存在艺术家的脑海里，构成了脑文本，只需要用文字通过合适的文学形式把脑文本呈现在人们面前。

### Works Cited

- 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 [Chekhov, *Chekhov's view on Literature*. Beijing: Renming Literature Press, 1958.]
- 狄其骢 王汶成 凌晨光：《文艺学通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
- [Di, Qicong, Wang Wencheng, Ling Chenguang. *Introduction to Theory of Literature and Art*. Beijing: High Education Press, 2009.]
- Freud, Sigmund. *Freud: Collected Pap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59.
- Larkin, Philip. *Jill*.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2005.
- . *Required Writing*.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83.
- Martin, Bruce. *Philip Larkin*. Boston: Twayne, 1978.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口头文学与脑文本”，《外国文学研究》6 (2013): 8-15。
-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Oral Literature and Brain Tex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3): 8-15.]
- ：“脑文本和脑概念的形成机制与文学伦理学批评”，《外国文学研究》5 (2017): 26-34。
-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Brain Text and Brain Concept in Theory of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5 (2017): 26-34.]
- Otten, Sabine & Amelie Mummendey. “To our benefit or at your expense? Justice considerations in intergroup allocations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sources.” *Social Justice Research* 12.1 (1999): 19~38.